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違主帥約束降罰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五十五

孝宗皇帝十五

淳熙四年春正月庚申樞密院進呈馬帥吳拱按正將馬彥恭輒役人船般載馬草已降充副將　上曰吳拱初到所按劾須與行遣王淮等奏其事雖輕然違主帥約束豈爲無罪　上曰只依所申降充副將

臣留正等曰取民笠覆官鎧雖公呂蒙尤以爲犯軍令以官船載官馬草亦公也以其違要束而治之善御軍者固當如是也方茲肅師律以厲士氣其嚴若此下之人行之不以爲非上之人聽之不以爲過果何患乎士之不可用哉

詔幸詔語
撰學兩

行熙
淳歷

丙寅進呈　紹興十四年幸學詔　上曰今所降
詔大意欲以崇尚風化勸厲諸生使知所趨向朕得
詔中兩語當爲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龔茂良等
奏當以聖語諭學士令載之詔書　上曰可　是月
行　淳熙歷秘書省中昨爲紀元統元乾道三歷交
食不密得旨令太史局別造新歷已行進呈令來測
驗新歷稍密　上曰自古以來歷未有不差者況近
世此學不傳士大夫無習之者訪求草澤又難得其
人新歷比舊所謂彼善於此不須別命名只以淳
熙爲名　户部侍郎韓彦古言今國家大政如兩稅
之入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納一疋不止兩疋自

正數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欺而取之也謂宜取州縣大都所入稍倣唐制分爲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制自上供爲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餘則派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其羸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縣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容私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在轉運使内而責在户部量入以爲出歲考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奉御筆韓彦古所陳周知民隱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

州縣置財用都歷

命學官講中庸

頒降諸路倣而行之尋詔令吏部郎官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具帳聞奏其後元鼎奏驅磨本州財賦惟憑赤歷難以稽考望委戶部行下本州將州縣應干倉庫場務每處止置都歷一道應有收到錢物並條具上供州用實數各立項目抄轉仍從戶部每歲委轉運司差官遇半年一次索歷檢照如有虛支妄用許本司按劾取旨其他州郡亦乞依此施行從之 雨雹 二月辛巳龔茂良李彥穎奏 祖宗朝幸學皆儒臣講經 上曰詩書易累朝皆曾講如禮記中庸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段最關治道前來却不曾講茂良等奏此於治道

措置預催稅弊

包括無遺　陛下聖學高明深得其要　癸未進呈

大宗正丞劉溥奏近年諸郡違法預催夏稅民間苦

之龔茂良李彥穎奏往年諫官曾論此事方施行間

戶部長貳執奏不行至去年春言者又及此版曹復

申前說拘回錄黄其說謂遞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

折帛錢共六十一萬□□擬支遣若不預催恐至期

闕誤　上曰既是違法□民朝廷須別作措置安可

置而不問茂良等□□聞奏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

借六十萬緡應副□□次年正月至三月撥還今若

移此六十萬緡□□□□□□□戶部自無闕用

可以禁止預催□□□□□□□此措置不過移後

就前却得民力少寬於□□□□於是詔令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縣今後須□依條限催理如有違戾去處仰監司覺察

臣留正等曰自昔□□□□二月而賣新絲五月而糴新穀夫前期而督之輸其弊必至於此也聖恩加惠斯民以内帑之儲假版曹之用不過遲速先後之間而民得免艱難迫促之苦與其有積於公而未用之財曷若以寬其民於不足之時蓋聞損上以益下未聞財散而人不聚也申嚴是法而行之則民之受賜夫豈有紀極哉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為民害者掊克慘酷是

論郡守掊克慘酷

也賦稅有定制而掊克之吏專意聚斂下車之初未問民事先請屬邑知縣均認財賦且多爲之數督責峻急國家法令之設所以與天下公共者也而慘酷之吏非理用刑者或殘人之肢體或壞人之手足或因其微罪而隕其性命或羅非辜而破其家業乞明詔守臣丁寧戒飭其取民有定制毋得掊克以竭民之力犯法者自有常刑毋得慘酷以殘民之生從之

幸太學武學

乙酉幸太學釋菜于先聖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經賜光朝三品服　幸武學著作郎傅伯壽尋上言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唐開元間一時銓次失於太雜　太祖皇帝嘗見白起之像惡其詐殺已降以

傳伯壽論武學從祀

杖畫而去之神武不殺之仁垂訓深矣　太上　紹興間亦以議者之請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陞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佐秦驕狙詐之兵蓋無異白起而彭越之臣節不終亦同韓信至於王僧辯雖能平侯景然反連和于齊吳明徹雖能因北齊之亂以取淮南然敗於呂梁為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寬拒尉遲之義兵楊素開隋室之禍敗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憲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西北之裔或屈節僭偽之邦縱其有功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徐皆為有周中興之名將陳湯之□□□傅介子之

幸秘書省賜詩

剌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有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宴衎以靖北寇祖逖擊楫誓清中原在唐則王忠嗣之撫衆守邊張巡之百戰死敵忠義謀略卓然冠於一時而垂於後代闕而不錄似有所遺臣竊謂宜併詔有司討論歷代諸將爲之去取然後與 本朝名將繪於殿廡使天下士皆曉然知朝廷激義勇而尚忠烈且知夫貶□□□□者所以尊中國黜不終之節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尚仁義其爲勸沮者大矣起居郎錢良臣亦請收 建隆 建炎以來功烈顯著者參陪廟祀是年七月己酉施行

幸秘書省賜省官燕 上賦七言

終歲憂念民事

修太武學

建光堯御書石經閣

律詩坐者皆屬和　丁亥龔茂良等奏近日雨暘順序物情熙熙米價甚平可以少寬聖念　上曰朕終歲憂念百姓自初布種以至收成其間少有旱澇未嘗不惕然念之每歲常到十月以後農事一切了畢方始放心　己丑進呈知臨安府趙磻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　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云碑石可置之閣下其上奉安墨本以　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茂良等同奏自古帝王未有親書諸經及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其所以崇儒重道可謂至矣　上曰　太上於字畫蓋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稍帶隸體

免和糴之效

爵賞不可濫興

諸總所貼助經費後不盡録　三月丙午進呈范成
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緣去歲朝廷免和糴一年
民力稍紓得以從事於耕作故其效如此　上曰免
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
王淮奏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繁之請盡免蜀中和
糴一年為惠尤廣　辛酉進呈楚州捕賊推賞內隨
從捕獲人欲支錢三十貫　上曰與五十貫如何王
淮等奏凡支折資錢每一資折三十貫令隨從獲未
該一資若支五十貫恐太多　上曰極□□等奏與
五十貫亦不足惜但歡喜者不過被賞數□而不平
者千萬人也　上曰此論甚善亦如朝廷與人官爵

諭大臣節浮費

史浩侍讀

盡歸至公人誰敢怨若徇私輕與得侍者固喜而怨者必至惟至公可以無怨朕與卿等交修當謹守此法密院事少三省事多卿等見三省宜以此意宣諭

戊辰進呈户部歲用經常及用度之數龔茂良奏其間有合節省者欲做 寶元 慶歷故事命臺諫司户部詳定 上曰今日用度多費於養兵如禁中大段節省外庭浮費絕少朕嘗覽户部所具支費三二十項内不過一二項可議裁節然不過數千緡若令臺諫論議又却難處如果有合節省件目卿等可自奏陳先是諫官蕭燧論節浮費詔户部條具至是進呈

是月以史浩爲醴泉觀使兼侍讀

辛王津園

應材言臺諫之職

宴射是月閤門舍人應材言臺諫之官在於言天下之大利害不在於捃摭細故區區止於言人之短長也大姦大惡固不可不爲天下國家誅鋤之若夫有用之才豈可以細故而輕壞之茍一陷譏議遂爲廢人急緩之際欲人爲用無復有矣程顥爲御史神宗召對顥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劉安世作臺諫官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才長養成就之甚勤也故其在臺諫未嘗以細故而輕壞人材乞降睿旨刻之御史臺諫院永爲臺諫官之戒上深然之夏四月壬午進呈湖廣總領劉邦

審驗將材

翰等審驗到鄂州水軍統領謝貴雖是年及委無殘疾氣血未衰若蒙依舊存留在軍尚堪使令王淮等奏謝貴出戍長沙守臣王佐謂有目疾職事不舉主帥李川申其人無疾患得旨委劉邦翰審驗得尚堪使令　上曰謝貴依舊存留在軍管幹職事

臣留正等曰軍政莫大於進退人材之際然而陞差者未必皆以藝能簡黜者未必皆由老疾於是乎有審察之命樞臣固嘗患夫四川之地遠也聖訓則欲畀之道里之費矣夫以一拱揖之際雖難盡其勇怯智愚之實至於老疾獨不可求之於言貌之間乎非不信夫主帥而爲是察也抑亦制夫

人之私情而同歸於公耳如郭剛之揀汰傅松衆論不以爲然朝廷旣令與鎭江右軍兩易其職矣剛猶且裙撫細故而按之則夫私情之難克也如是哉至如吳拱之揀汰統制范旺而旺則筋力未衰揀汰統領王進而進則人才可用皆以審察而得之謝貴之事亦復類此然則搜羅人材亦不遐棄非特士心皆感於奬拔之恩而天下亦服　聖主之明矣

五月癸卯進呈利州提刑權金州史俁奏金州都統司例私販茶鹽月科與軍人每名三斤高立價直於請糧處尅除　上曰蜀中軍人貧甚豈宜更有尅

宣示
敬天

剗可令李思齊契勘起置月日因依申樞密院王淮
等奏欲併約束諸軍　上曰俟李思齊奏來却與約
束　己酉宗正少卿程叔達進對言臣昨蒙玉音許
賜宣示敬天圖願得稽首拜觀　上顧左右取圖圖
至叔達整衿肅容進觀　上亦相與誦讀每至前代
王者或不能敬畏修省則曰此圖義恐並著亦欲以
之儆戒又至無逸篇則曰無逸一篇言人君所以享
國久長皆由嚴恭畏　所致尤當以為法叔達因言
陛下於敬天之事既知所以為戒又知所以為法宜
乎聖德日新天之相之有隆而罔替也
臣留正等曰敬天之有圖前乎此未有為之者自

論士夫恥言農事

壽皇聖帝始爲之翼翼之心寅畏之實可攷也昔在舜之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形於歌矣文王之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被之詩矣推古昔之事而爲之圖得失之跡燦然在目自帝王以後蓋未有如今日之美也夫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古人所以進德而不已也聖敬日躋而猶有取乎此則夫聖人之德與天而爲一矣

甲子進呈盱眙軍報淮北岸多有蝗虫此間却仍歲豐稔修德與不德之驗昭著如此 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價米價極賤此甚可喜 上又曰近世士大夫多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爲高

論士大夫諱言理財　責實之效　論士夫諱言恢復

論而不務實却恥言之王淮等奏士大夫好高豈能過孟子孟子之論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所見諸侯未嘗離此數語 上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作王衍阿堵等語豈知周禮言理財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為務淮等奏曩時虛名之俗誠是太勝自 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頃年以來士風為之一變此聖主責實之效 上曰然近年亦稍變然猶未盡且不獨此耳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六十畝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卿等見士大夫可與

道朕此語淮等奏敢不揄揚堯言
、大事記曰　孝宗自受禪以來不徒以承顏順色
爲孝而以繼志述事爲孝編　光堯慈訓裒　建
紹詔旨凡所以奉承者不可縷數而　孝宗不徒
述已爲之事而必欲繼未爲之志復讎一念上通
于天置恢復局覽華夏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江
北諸城增陴浚隍江淮分戍鼓聲達于泗潁觀其
初年對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剏業時又曰當
以馬上治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論之與王十朋
語及陵寢聖容慘然曰四十年矣嘗謂輔臣曰
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於敵讎

未復日不遑暇宮中臺殿皆 太上時爲之朕不敢增又曰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理會得於國事則諱言之此其志可知矣

丁卯密院進呈殿步司令來分揀汰官兵三百八十餘人宣命劄子及舊付身合千餘道已於昨日令承旨司盡數當官給發 上曰舊付身如何王淮奏昨取舊付身批鑿離軍因依令仍給還 上曰頃歲逃亡事故有家屬者將付身批鑿革弊甚多前此冒名承代者不勝衆今用批鑿之法已十年所革冒濫

不知其幾矣　是月福州建劒水命賑之　謝鄺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鄺然之命自中出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黄光朝尋改權工部侍郎力求去除知婺州　龔茂良罷相出知建康府以謝鄺然論列而茂良亦自引疾乞罷故也　詔自令三省樞密院進呈文字所得之旨朝退即具奏審再承畫降方可施行自是每奏目復用黄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或有改易遂爲故事時言者指龔茂良矯傳敕旨斷遣曾覿之直省官故也　六月辛未王淮等奏比來積雨　陛下恐妨農稼初二日禁屠宰却常膳不御齋心祈禱聖德動天連日開霽天人相與之理於此

聖心寅畏得晴

戒士夫朋比

嚴禁銷金

可占雖然　陛下寅畏奉天固非一日一念慮之間應答如響夫豈偶然者　上曰所謂丘之禱久矣

己卯殿侍謝廓然言　陛下臨御以來動鑒家法而治效猶未進豈朋比之習容有未革望敕臣下合謀輔治毋黨同以來異毋阿比以害公使忠良蹇諤之士盡言而不疑奸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如此則治效可馴致矣從之

壬辰進呈禮部太常寺看詳到太武學神像合依五禮新儀制度用金裝飾　上曰禁銷金指揮甚嚴今用漆金可也宜依禮部太常寺看詳事理施行

臣留正等曰銷金之禁舊矣而道釋之宮用之自

東宮添讀唐鑑

體訪二廣守臣臧否

若也非有司奉命承教之責乎祀典之重與兩學之象設然猶不肯以金而為之聖慮深矣由中及外小大之吏皆能體夫德意而行之使是法之設不為虛文則黃金雖與土同價不難致也

是夏東宮官請 皇太子近因讀范祖禹唐鑑見其學問醇正議論精確欲遇講日添讀此書從之

秋七月庚子右正言葛邲乞令二廣帥臣監司將見任郡守每歲精加攷察守倅見闕去處元係堂除或部闕亦乞早賜差注或人所不願就令廣南諸司公共辟差一次其已差未到者催促之任 上曰郡守不得其人則千里被害可令二廣帥臣監司限兩月

六院不入雜壓　守閤門得郎資格　定兩學從祀

體訪所部守臣臧否以聞　壬寅詔六院官依舊制不入雜壓已降指揮更不施行林虙封贈改正　丙午進呈昨得旨閤門舍人黄夷行可與郡臣退而考之則資歷尚淺在外止數月到閤門纔二年　陛下用人雖不當問資歷然近方立閤門舍人格目　上曰若不用資歷則他人皆有詞須得用資歷也閤門舍人幾年當得郡趙雄奏近降指揮須關陞後更歷二年補外者與郡則有出身人六年無出身人八年方可今夷行纔歷二年半　上曰夷行又是閤門祇候非舍人自難為行不若且待　己酉詔文宣王從祀去王雱畫像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

不與潛邸添差

將帥體國擇兵官

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　辛亥進呈內批添差浙西準備將王守忠任滿日特與再任趙雄奏守忠係潛邸祇應即非隨龍依指揮不應添差　上曰如此則難為雄奏聖意欲與之特令依隨龍人例可也上曰既礙指揮不若且已雄奏聖德誠不可及潛邸舊恩不肯假以一添差臣下何敢用私意也　上曰不如此則法不行　甲寅進呈郭剛申權統領陳鏜乞落權字趙雄奏在外諸軍統領却無密院審察法須從統領揀選則統制何憂不得人　上曰如此則尤好雄奏昨見王友直說須從訓練官處不輕授則準備將至統制官方是一一得人臣荅之云惟將帥

嚴內侍寄資法

體國者乃肯如此使人人似殿帥之言則軍中何患無人　上曰此方是澄其源然非體國者不能也

乙卯進呈吏部申內侍李裕文合轉歸吏部　上曰昨與在京宮觀元不曾降轉歸吏部指揮趙雄奏從來內侍寄資官罷內侍差遣須轉歸吏部　上然之

臣留正等曰舊制內侍省以百八十人爲額入內內侍省無定員自內侍省選入以充遷轉之法與夫所兼職掌皆有內外之分而不可紊至於寄資尤嚴其法聖明兼聽遠覽一聞大臣之言欣然從之蓋以國家立法之美意要當守而不變也

戊午進呈畢趙雄奏蜀中五月得雨遐邇皆足今

以豐年爲眞瑞

革科舉弊

歲又有大有年之望　上曰如此則甚好江浙間已大熟昨聞蜀中未得雨今已報得雨邵雄奏豐年須溥遍乃佳今吴蜀皆稔此誠可慶　上曰世以鳳凰芝草甘露醴泉爲佳瑞是皆虛文不若使年穀屢豐公私給足此眞瑞也　丙寅禮部狀少保史浩奏恭覩邸報臣僚論科場之弊得旨申嚴行之臣守福州嘗爲規畫數十事宿弊既去場屋整齊試者二萬人無一諠譁臣當時措置曉示編類成書似與今來指揮符合謹以上進禮部國子監看詳乞下臨安府雕板印造成冊遍諸州詔從之　尚書省言信州常平義倉米元申帳狀管九萬三千餘石令次提舉司申

治虛常平罷　閻蒼舒言茶馬弊

有六萬八千餘石及至盤量止得一萬二千九百餘石其餘皆是虛數提舉官李庚到任已及二年並不檢察是致闕米有誤賑濟知州趙師嚴通判李桐係乾道三年在任之人所申帳狀隱庇虛妄詔李庚特降兩官放罷趙師嚴李桐各降兩官不得與堂除

是月吏部郎閻蒼舒言馬政之弊不可悉數今欲大去其弊獨有貴茶蓋北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 祖宗時一駄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於名山歲運二萬駄令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三千匹爾而併用陝西諸郡二萬駄之茶其價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紬及紙幣附益之其茶既

多則北人遂賤茶而貴銀絹紬而茶司之權遂行於
他司令宕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率用十馱茶
若其上駟則非銀絹不可得　祖宗時禁邊地賣茶
極嚴自張松大弛永康茶之禁因此諸人盡食永康
細茶而嚴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
猶未足道而因此利源遂令洮岷疊巖之土人深至
吾腹心内郡此路一開其憂無窮今後欲必支精好
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北茶之禁則馬政漸舉而邊
境亦漸安矣詔令朱佺嚴行禁止　立待補太學試
法每正解一名取待補五名　竄龔茂良先是茂良
退朝閙府曾覿當道不避茂良奏白　上前曰臣固

立待補太學法

龔茂良以忤曽覿竄死

龔茂良論恢復六事

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　上遣中使諭覿詣政府謝茂良取其直省官撻之御筆宣問施行太遽會柴瑾論奏不行得旨補外或指瑾爲茂良同年未幾謝廓然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忤上旨改除工部侍郎光朝乃茂良同里茂良求去益力六月内批除職與郡令内殿奏事手疏六事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既退臣僚論茂良擅權植黨　上親灑宸翰諭以體貌大臣之意章再上落職罷臣僚復論茂良四罪言茂良行丞相事首尾三年臣僚奏對有及邊備利害必遭譏罵陛辭之日方有所論凡數百

職事官有闕方除

言此可誅一也　陛下孝誠篤至率羣臣同上萬年之觴與冊正中宮駕幸二學亦皆斷自聖心舉行巨典茂良乃自謂皆出其建明誕慢如此可誅二也以已所言駕為天語以　陛下聖訓掠為己恩其可誅三也具薦察官則私以妻黨林虙為首擬除後省則特以鄉人林光朝為言其可誅四也尋責寧遠節副英州安置明年卒于貶所　八月辛未詔令後職事釐務官並見闕方許差除其　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臣留正等曰職事之列於朝釐務之仕於京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也使其未闕而已差須次而後至

命守臣教閲民兵

則與銓曹何以異哉　淳熙詔書革而新之其旨深矣至今循而守之誠得古者任人之意也

壬申進呈前來教閲民兵兩淮荆襄總費爲緡錢三十六萬有奇米三萬石有奇　上曰此謂逐路追集教閲耶謂逐州教閲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路教閲江陵襄陽荆門各就逐州　上曰如此則可與降指揮候農隙日令守臣教閲一月　樞密院奏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閲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閲所有不係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州教閲切慮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

軍守臣嚴行責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不測差官前去拍試如有武藝退惰具當職官姓名按劾施行　癸未進呈程大昌奏士㬓陳乞恩數乞依執政轉廳減半　上曰士㬓自少保轉少傅可依轉廳條格給之又宣諭舊法遷官却依初除試爲太濫大昌所陳自有見行條法無可議者李彥穎奏大昌言宰執轉廳失於審勘便同除授全給減年合行釐正　上曰可令有司遵守見行條法　甲申進呈大理寺獄案　上曰宋資成盜用過七千餘緡雖士大夫猶不可恕況小使臣乎可依擬定特旨施行乃刺配籍沒其家貲　進呈鎮江府副都統制岳建壽申權統

主帥擇將非才降官

本朝仁厚比於周

制杜俊乞落權宇給降宣命都堂審察杜俊筋力精神衰乏乃詔特與罷從軍岳建壽具析申　上曰身爲主帥既是統制官非才自合審驗申明令乃因循津發豈得無罪可降一官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己酉御講筵侍讀史浩讀　三朝寶訓　眞宗謂近臣曰諸路提點刑獄官昨已令察官吏踰違不理而廉幹之士未令稱舉四海闊之謂朝廷惟求人過又慮不識治體之人因而生事當降詔若有能吏聽其奏薦浩曰　本朝　祖宗忠厚如此　上曰本朝仁厚可比於周又讀秘書丞鄧餘慶坐祠祭不至私罪當劾所薦之主　上曰連坐舉官誠亦不易如此

孔孟之言不同

公坐猶尚可矜其有本不諳知勉徇請託及乎敗累何以逃責王旦曰薦才誠難亦有中道改節者　上曰然拔十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旦曰求人之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曠敗亦以所言而坐之浩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觀　眞宗與王旦之言可以見聖賢之遠近也王旦爲相欲坐繆舉者之罪此賢人之言也　眞宗以爲拔十得五縱使徇私然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此聖人之言也其言包含廣大豈不如天之遠耶　上曰孟子之言最爲辨其視孔子之言則氣象大不相侔蓋孔子之言約而盡且如莊列之言自不如老子

閱蹴毬　紹興水　不次用將　陰雨決獄

之約此乃聖賢之分也　是月閱蹴毬于選德殿
紹興府水　冬十月戊辰執政進呈金州副都統制
李思齊申請軍官擇有才略智勇人不次陞擢　上
曰專用年限資歷則才者無以自見若許蹴次陞差
則兵官得人矣詔許蹴等陞差發赴樞密院審察取
旨給付身　丙子詔陰雨多日大理寺臨安府并屬
縣及兩浙西路諸州縣見禁罪人在內委臺官在外
委提刑即時躬身前去撿察決遣如路遠去處分委
通判杖罪已下干幷繫等人日下並行疎放仍將已
斷放過名件逐一開具聞奏　己卯執政進呈江州
置駐劄軍因依趙雄奏昨準宣諭責度牒非佳事今

漸革鬻牒之弊

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　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　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爲額之前度牒初未行也　上曰待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

臣留正等曰剌民爲兵鬻民爲僧皆非古也世變之極兵民分爲二致兵困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足藉度牒以給之一夫爲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毆民以棄南畝游手日衆農民日削可不念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

庚辰詔幸灘上抽摘諸軍人馬按教宰職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自祥曦殿戎服起居從駕餘免　十

給義士衣甲

革軍中冒濫弊

有一月己亥樞密院進呈金州管內安撫司申本州管保勝軍二千三百餘人見闕衣甲千八百餘副上曰衣甲亦不可不理會舊來主帥見說盡令義士赤肉當敵此何理也趙雄奏 陛下興言及此義士何得不以死報近利路安撫司乞再置作院專一打造義士衣甲今欲行下逐旋均撥應副并舊宣撫司亦大有衣甲已令周嗣武點檢候申到定數亦當分給義士也 庚子樞密院進呈內外諸軍申繳逃亡事故付身 上曰近來軍中之弊不知革去多少只如逃亡事故付身有家累者批鑿無家累者焚毀數年之間免冒濫者多矣趙雄奏且如軍中陞差與揀

密院審察離軍人

不以魏王所請廢法

奬李川杜私謁

汰離軍之人令赴密院審察皆有去取此事亦奇
上曰行之稍久主帥自不敢用私喜怒有所陞黜也
甲辰樞密院進呈魏王奏武德郎鄭亘古乞添改
差明州都監趙雄奏亘古無添差恩例若欲從之須
降特旨 上曰既無添差恩例自是難行雄奏如此
則令具正闕奏辟 上曰甚好雄奏一使臣差遣小
不應格雖魏王奏請 陛下亦不從羣臣誰敢不遵
守格法也 丙午樞密院進呈李川申近旨不許管
軍官接見賓客川自準聖訓不敢妄見一人遂斂衆
怨動生謗議趙雄奏欲申嚴指揮行下 上曰李川
能如此遵守誠不易得可與再行約束仍奬諭李川

不廢審察之法

將帥能如此執守甚副朕意宜益堅此意勿卹衆怨謗議雖起不足慮也丁未乃詔江上并四川諸軍遵依已降指揮如有違戾重作施行干求乞貸若借舟船人馬之類並以贓論　戊申樞密院進呈郭鈞申乞將右軍統制田世雄改充中軍統制緣上係改移即非剏行陞差乞免赴樞密院審察　上曰初除統制時曾經審察乎趙雄奏舊來止是宣撫司陞差未經審察　上曰審察之法豈可輒廢若以爲正當防秋可令至來年中春津發赴樞密院審察給降付身

十有二月甲戌臣僚言農田之有務假始於中春之初終於季秋之晦法所明載州縣不知守法農夫

何俌措置水利

召雍山不至

乾道重定武階

戊寅前浙東提舉何俌言本路措置水利創建河浦塘埭斗門二十處增修開濬淺浹碶閘溪浦河堰茀潭湖埂六十三處計灌溉民田二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六畝詔浙東提舉姚宗之覆實開具聞奏

是歲知遂寧府杜莘老舉布衣雍山行義召不至賜出身添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

乾道初定節度使至正任刺史除上將軍橫行遙郡除大將軍正使除將軍副使除中郎將使臣以下除左右郎將正任謂承宣使至刺史也遙郡謂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謂武翼大夫以上也副使謂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謂訓武郎以下也至是年詔今後環衛官

節度使除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觀察使為諸衛上將軍防禦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為諸衛大將軍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為諸衛將軍正侍郎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為中郎將宣贊舍人躬武郎以下為左右郎將　差度支郎周嗣武點磨四川總所嗣武尋奏蜀為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以供給軍費自今歷尾雖管錢引八百萬道乞存留在蜀以備非常急闕之需從之　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云為蜀民之病者惟茶鹽酒三事為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　祖宗時並許通商　熙寧以後始

胡贊川 元奏
弊茶

從官榷當時課息歲不過四十萬　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　熙寧已增五倍　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蠲減當時鄭靄為都大提舉奉行不虔略減都額而實不與民間盡蠲前官所增逐户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産去額存者有實無茶園止因賣零茶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不一逐歲多是預俵茶引於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為都大提舉日又計與洋諸場一歲茶額直將茶引俵與園户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息錢以致茶園百姓愈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

之家並行倚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得旨令元質與茶馬司及總領司措置（六年九月丙子奏減虛額）元質又云鹽之為害尤甚於酒蜀鹽取之於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七十丈幸而果得鹹泉然後募工以石甃砌以牛革為囊數十人牽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脈漸竭乃縋人於繩令下以手汲取投之於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煮乃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力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鹹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

減井
鹽重
額

蠲減或有大井損壞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剥落土石堙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茅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為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臣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覈鹽井的實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於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紓民力方可施行詔令元質與李蓺同共相度措置條具聞奏元質續奏鹽井重額沈痼百姓垂五六十年矣號呼籲天而天不聞　陛下亟出所儲略無愛嗇俾不踰時出窮民於水火之中誠若有所不

再減均鹽井額

及臣親聞歌頌之聲目覩和平之象實千載希闊難逢之嘉會乞宣付史館從之　元質又言簡州最爲鹽額重大近蒙蠲減折估錢五萬四千餘緡但官司一時逐井除減使實惠未及下戶富厚之家動煎數十井有每歲減七千緡者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貧則無人承當額徒虛欠官司督責不免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減其上戶至多者每歲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餘類推均及下戶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六

孝宗皇帝十六

禁州郡預借

淳熙五年春正月丙申朔　二月戊辰臣僚言郡縣之政最害民者莫甚於預借蓋一年稅賦支遣不足而入預借於明年是名曰借而終無還期前官既借後官必不肯承望嚴戒州縣如有違戾監司常切覺察從之

革丁綃二弊

己巳臣僚言丁稅二弊一丁之稅人輸綃七尺此唐租庸調之所自出也二十歲以上則輸六十則止殘疾者以病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此　祖宗之法也比年鄉司爲姦託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久年係籍與疾病之丁無時銷落

前添之丁隱而不籍皆私斜而竊取之致令實納之人無幾而官司所入者大有侵弊此除附之弊也若其輸納則六丁之稅方湊成絹一疋官司狃於久例利其重價及頭子勘合市例縻費之屬必欲單名獨鈔其已納者又不即與銷簿重疊追呼此輸納之弊也今欲縣委丞置丁稅一司遇歲終許民庶之家長或次丁立罪賞自陳其家實管丁若干老病少壯悉開列于狀將舊簿照年實及六十與病廢者悉除之壯而及令者重行収附如隱年者許人告首每歲納足即與銷簿給鈔許錢絹從便送納從之　是月雨土

三月辛酉四川制置胡元質言蜀折科之額視東

減蜀中折絹錢

史浩右相

南為最重如夏秋稅絹以田畝所定稅錢為率凡稅錢僅及三百則科絹一疋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乃理估錢則準時直當承平時每縑不過二貫兵興以來每縑乃至十貫是一縑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遠民重困每縑裁定作七貫五百蜀民驩呼鼓舞然獨成都自淳熙五年為額減放訖其他州縣尚有應昨來指揮去處乞行下約束詔四川總領所同逐路轉運司取見諸州軍未盡數減放因依更相度與裁減若以歲計却有妨闕仰公共措置將諸州財賦通融相補開具以聞　是月以史浩為右丞相

親試舉人賜姚穎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侍御

賜姚穎等及第　謝廓然請禁程王學　會子始分界　却羨餘代納折帛錢

史謝廓然言近來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說則專尚穿鑿主程氏之說則務為虛誕夫虛誕之說行則日入於險怪穿鑿之說興則日趨於破碎今省闈引試乞詔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專尚程王之末習從之

是春詔會子以一千萬緡為一界尋又詔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沓行　夏四月辛未知紹興府張津奏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起發應副御前激賞支用詔令紹興府將張津所獻錢為人户代納今年和買身丁之半仍令本府印給文牓遍下諸縣鄉村曉諭通知如人户今年已多納折帛錢與理充來年應輸口數即不得因而重疊催擾如稍有違戾許人户徑

詣尚書省陳訴

臣留正等曰乾道五年臣僚嘗言諸州所獻羨餘類皆移東易西以覬恩倖聖訓有曰今日財賦安得有餘自今若有此獻朕當卻之至是張津猶以羨餘四十萬緡來獻　壽皇聖帝卻而不受復俾為民代輸以其所斂之民者還以畀民豈惟知所取予而示之以好惡其所以警厲臣工風動中外者亦宏矣臣故特著于篇

丁亥詔令後差給事中一員立一司專一看詳天下言利病奏狀劄子及經朝廷陳乞數奏者如有利國便民事雖其言可採並先參訂　祖宗法委無違

庚方許上籍一供省覽一留三省以備舉行如涉兵機即關密院

臣留正等曰詢謀稽衆雖堯舜不廢焉四方之言便宜頗可忽哉然其間徇偏見出新意與舊章相戾者若輕信而亟用之則往往暗壞祖宗成法是又不可以不審擇也夫祖宗法度晝一明備如古良醫處方其君臣佐使甘苦溫涼分劑之多寡修製之異同莫不各有深意若使俗醫輒以己意增損於其間則必失古方之意今壽皇聖帝既詔專立一司看詳採其利國便民者又須先參訂祖宗法委無違戾然後籍而行之有用言

張栻再任廣西

與大臣論朋黨

之實而無改制之名聖慮及此可謂遠矣

是月雨土　五月甲午朔詔知靜江府張栻除秘撰令再任以栻久任帥閫績效有聞也　庚子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唯盡公道無朋黨之弊　上曰宰相豈當有朋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既已名其爲黨彼安得不結爲朋黨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王正己爲其黨朕固留之以王正己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不以朋黨待臣下也浩奏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姦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君不明爲羣邪所惑遂致如此甲

辰進呈庚子宣諭聖語論朋黨事　上曰唐文宗有言去河北患易去朋黨難朕常嗤其言何至於此朋黨本不難去若人主灼知賢否所在惟賢是進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朕常歎之其患盡在人君之無學所以聽納之不明也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哉使胸中有詩書有古今則黨論何從而起浩奏用人惟論賢否則自無朋黨只如唐牛李之事後世之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墀之直諒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

自破范大成奏陛下學力高妙鑑自聖心漢唐史策所載無此氣象當於前日聖語中增入以詔萬世

上曰漢唐朋黨之論大抵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浩奏說命三篇專論聖學如終始典于學如學于古訓之類帝王要道無先於此

上曰善辛亥進呈庚子甲辰兩日聖語

上曰前世朋黨之興盡由人主偏聽及黨論既成亦墮其中混而爲一朕故推究源流以立此論卿等記録詳矣朕觀漢唐之末時君心術不明又偏聽是非故姦臣得投其隙以立黨與遂成禍亂甚可憐也朕每讀前代史書至可喜處則欣慕之至有不忍觀者則爲之掩卷太

息　上又曰君子羣而不黨和而不同賢者自然以類聚雖曰羣曰和然自有不黨不同之處豈可皆指以為朋黨邪浩奏堯舜在位九官相遜文武傳國十亂同心謂之朋黨可乎趙雄奏人主之聽儻有所偏即所偏之處臣下必從而趨附之則黨與遂成令陛下謂朋黨盡由偏聽可謂深切著明范成大奏陛下聖謨正大可以頒示臣庶使皆知天子不以明黨待天下之士則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上曰朋黨之論不立則士大夫可以安心營職無他顧慮至於治亂禍福又有不可盡言者蓋國之將興則有所謂天誘其衷否則有所謂天奪其魄天人之際其可畏也

罷創立場務

禁請托

詔舉臺官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謂漢唐朋黨之論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人君之無學萬世之下無以易此論矣聖謨洋洋當與六經並傳故備載之以詔永久

是月詔諸路州縣創立場務者皆罷之　六月庚午新知南劍州曾植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請托之風盛省部之理訴倉庫之出納刑獄之決斷州縣之爭訟無一不用關節欲望百司舉職難矣乞戒飭百官若內外皆行公道毋徇私情其有不悛行法自近始庶幾百官各揚乃職從之　甲申詔可令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舉堪任監察御史二

人以備擢用遵用　祖宗故事施行壬辰詔侍御史亦令薦舉　閏六月丁酉湖廣總領周嗣武奏蜀爲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以供給軍費目今歷尾雖嘗錢月八百萬道欲望軫念蜀民之力已疲乞存留在蜀以備經常急闕之須是亦富藏天下維持根本之義　上曰甚善又奏蜀中錢引自天聖間創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萬餘道至建炎間依元符之數添印至三百七十餘萬道尚未爲多目今見行兩界通共四千五百餘萬道較之天聖之初何啻數十倍今四川總領所又有別造錢糧會子接濟民間貿易比折成貫錢引自是

大理 獄空　修郵 高寶 應隄 長

六十三萬道價歲歲添印一旦價例減落則於四川錢引所係非輕　上曰蜀中錢引已多豈可更有增添並從之　大理卿吴交如等劄子本寺公事勘斷盡絶並無収禁罪人見今獄空欲依故事上表稱賀詔免上表令降詔奬諭　丙辰淮東總領言高郵寶應田歲被水澇昔元祐間發運張綸興築長隄二百餘里爲㴠管一百八所石堰斗門三十六座以時疏洩下注謝陽湖流入于海故年穀屢登自殘擾之後盡皆廢壞湖水漫流令乞專委官同守令於農隙之際官給米募夫擇湖水衝要去處建石堰斗門㴠管終隄岸之損缺修築塡補庶幾公私利便從之明年

罷階成等州營田

雄死節

利路復分東西

四月三日畢工詔淮東總領葉翥覈實以聞　是月
興州都統吳挺言令階成西和鳳州并長舉縣營田
以三年計之所得纔四萬九千餘緡而所費乃一十
七萬緡乞令州縣召民戶請佃將軍兵抽還教閱從
之　强霓强震並贈觀察使仍於西和州立廟賜額
旌忠以知興州吳挺言霓守環州震爲兵官並死節
不屈於北也　利州路復分東西以吳挺帥西路兼
知興州知興元府程价充東路安撫　秋八月甲午
内降御筆詔略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
與海内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貫
賊不足以償其勞而郡邑或弗加恤使倍蓰以輸其

詔戒重價折稅

不以文采取武臣

直甚亡謂也其令諸路監司嚴戒所部應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按劾以聞重寘于法可令臨安府刻石遍賜諸路監司帥臣郡守

戊午國子博士錢聞詩劄子論今日登用武臣不過於武臣中選用有文采者欲以此激厲武勇恐反怠其習將見將帥子弟必有事文墨弄琴書趨時好尚以倖進用者

上曰若如此時朕安得人使

臣留正等曰乾道淳熙之際獎用武臣所以責功實厲士氣圖遠略也若乃褒衣博帶以習嫺雅哦詩賦曲以誇技能收書蓄畫以角名勝則化介士

幸秘書省賦詩

陳俊卿入對

上從諫踈近習

為腐儒愈見其無用矣豈聖意哉

九月壬申幸秘書省御製詩一首賜史浩以下賜秘書監陳騤少監鄭丙紫章服　是月陳俊卿入對時曽覿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甘昪為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於是鄭鑑為館職袁樞為宗正簿因轉對數為上言之後卿判建康因過闕入對宣出賜茶論覿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　上感其言因是稍踈覿於是覿亦覺為　上所踈七年疽發背死八

年趙汝愚爲吏部侍郎上章力詆王抃之罪會抃擅許北使以起立間起居　上悔悟汝愚因請對論抃逐之抃去獨有昇在朱熹嘗因過闕奏事力爲　上言之　上曰昇乃德壽所薦謂有材行熹曰姦人若無材何以動人主其後　上察其姦竟抵昇罪

大事記曰曾覿龍太淵王抃甘昇四人憑恃恩寵招權納賄然四凶之寡不能以勝元凱之衆故曽覿龍大淵之始用事雖劉度張震胡沂周必大金安節諸公争之而未勝而終以陳應求一言而去曽覿再至與王抃甘昇爲姦雖劉珙張栻龔茂良鄭鑑袁樞争之未勝而曽覿復以俊卿一言而去

陳俊卿諫用白劄

王抃以趙汝愚二言而去甘昇以宋熹一言而去於此見 孝宗之英明塵翳終不能以滓太清也於此見乾淳君子之多稂莠終不能以害嘉禾也

俊卿之在建康也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賫送俊卿因上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幾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此所以示信防僞也今乃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令白劄既信於天下則他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僞若嚴重知體之人

進呈

玉牒類譜

淳熙歷後天

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即便施行則眞僞不分豈不誤事況祗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爲非便上降手札獎諭愧謝之言　是秋進呈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　仁宗皇帝玉牒

冬十月先是歷官推九月庚寅晦旣頒歷矣而北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爲己丑晦蓋小盡也於是會慶節差一日接伴檢詳丁宻調護久之敵人乃肯用正節日上壽蓋歷官荆大聲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爲大盡故後天一日也　十一月庚申右丞相史浩奏陛下事親之懿二典所載誠有所不能及者如朔望駕朝

編光堯慈訓

德壽宮與夫聖節冬至正旦上壽或留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盡子之道以天下養者皆極其至自宜大書於策以爲萬世父子之法然自陛下登位以來至是凡十有七年其間豈無親聞 太上皇帝聖訓與夫陛下問對玉音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書誠今日之闕典也欲望陛下以前所聞及自今以後所得 太上皇帝聖訓陛下問對玉音許令輔臣隨時奏請俾之登載日歷或宣付史館別爲一書則聖子神孫得以遵承家法而天下後世知聖朝慈孝之德之盛詔從之庚午秘書監鄭丙等奏所書 太上皇帝聖訓 皇帝問對玉音及尊號詔冊儀注之

類乞先載日歷外仍別為一書自朝廷立為書名頒
降尋詔其書以光堯慈訓為名

臣留正等曰恭惟　光堯慈訓之書堯父舜子慈
孝之盛萬世莫有加焉至於今日相授一道益增
厥光切謂壽皇聖帝聖訓與皇帝問對王音亦宜
登載史冊以詔永久他日有司尚當有援茲事以
請者故詳著之

丁丑進呈王希呂繳奏浙閩州縣推排物力至於
牛畜亦或不遺舊法即無將舍屋耕牛紐充作家業
等第之文送勅令所看詳人戶租賃牛畜雖係營運
取利緣亦便於貧民欲依所奏將應民戶耕牛租牛

依紹興三年五月六日指揮並與免充家力行下諸路州縣遵守施行 上曰國以農爲本農以牛爲命牛多則耕鑿者廣豈可指爲家力因而科擾可令撿坐紹興指揮申嚴行下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聞奏

臣留正等曰河北自五代末皆税田鏄至 國朝猶因之呂夷簡歎曰王政本於農此何名哉乃表除之朝廷推其法於他路自是農器無征令兩浙物力筭及耕牛近於田鏄之類矣 壽皇聖帝謂國以農爲本農以牛爲命遂亟詔勿筭此可謂知稼穡之艱難重王政之原本矣

諭宰執勿畏譏毀

置成都路雄邊軍

史浩罷相趙雄右相

戊寅　上宣諭宰臣曰卿等皆朕親擢凡事盡公當官而行勿有所畏朕既深知卿等則譏毀之言無自而入朕觀魏證王珪之事唐太宗凡有所言亦未嘗每事皆從彼皆終其身事太宗卿等當以魏證王珪為法不得輕為去就　詔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飛山軍及威茂黎雅嘉州石泉軍係沿邊去處兵備不可抽摘外自餘諸州各選兵官前去逐州按試勇壯有武藝人抽摘團結共取一千人作二隊如李德裕雄邊子弟以雄邊軍為名從知成都胡元質請也　是月史浩罷相授少傅保寧節度醴泉觀使兼侍讀　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

遴選監司郡守　弛魚池禁　不置城外欄稅

臣參知政事　十二月辛卯進呈監司郡守除目
上曰郡守得人則千里蒙福監司得人則一路蒙福
卿等遴選其人不可輕授　壬辰進呈趙彥逾劄子
乞將南康軍諸處魚池爲放生池不許租與民戶
上曰聞沿江之民以魚爲生今而禁之恐妨細民
乙卯進呈知臨安府吳淵劄子乞復置西溪等兩處
發引欄稅　上曰關市譏而不征去城五里之外豈
可復置欄稅
臣留正等曰趙彥逾請以魚池爲放生池名則美
矣而實妨細民之利吳淵請於西溪置欄稅防則
密矣而實重商旅之害　壽皇聖帝勤恤民隱見

關防奏辟弊

於聖訓明切如此固非二臣之所及也

臣僚言昔大觀中嘗患内外官司奏辟貪闕差遣多是權要子弟及易舉親戚陞養資任非任能責成之意嘗下詔凡奏辟官於奏狀前用貼黄具所辟官在朝親屬職位姓名以聞欲望撿舉大觀已行之詔應自今有合奏辟官屬必於貼黄前說不係權要子弟親戚庶幾公道稍伸私情盡革以仰副清朝綜核名實之意詔從之　是歲前知雷州李茆奏廣西鹽法見於已行者曰鈔商興販也曰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不究且官自搬賣舊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便歲課自充諸州亦無闕乏之患爰自

守廣西官賣鹽法

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撥還轉運司均與諸州官搬官賣盡罷折米招糴之爲民害者止令轉運司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其爲計甚善自當確守此法必爲永久之利臣恭聞 光堯太上皇帝在御之日嘗詔諸路提舉鹽事司不得妄有申請變更鹽法乞申嚴行下勿使朝廷良法爲妄議者紛更實一路幸甚詔令戶部將廣西官搬官賣鹽法申嚴行下常切遵守 劉珙以屬疾請奉祠未報請致仕 上以珙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珙知疾不可爲亟上遺表

首引恭顯伍文以為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令以腹心
耳目寄此曹故士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
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
以離咎皆在是顒亟加擯退以幸天下後謚忠肅珙
黔之孫子羽之子也　知盧州舒城縣佘永錫坐賦
特貸命編管封州仍籍沒家財

增入諸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六